

9 我存在的证明

作品：《我存在的证明》

该剧本来自
【青年戏剧广场·剧本市集】

欢迎访问 www.youtheatresquare.icu

作者：狂气杂谈少女

关键词：战争，舆论，少女，枪，国际社会对某国人权的严重关切

简介/梗概：

枪响、爆炸，除过主人公外，其余人皆身亡。

待到醒来，主人公已被叛军塑造为英雄，虚假影片也于占领区的各大荧幕播放。这一事件也被叛军用作争取国际社会支持的把柄。

“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导自演哦？”休假时在城市遇到的少女这样说。

战事紧张，主人公重返营地。

这时，长官的营帐里传来放荡的凄叫。

预计演出时长：1 小时

演员人数：至少 2 男 1 女，具体看导演要求

创作时间：2023 年

是否允许他人进行非营利性演出：是

演出前是否需要联系作者：是

文件类型：PDF

作者联系方式：zatanshaonv（微信）

作者留言：

这不是个剧本。但或许可以改成剧本？

改编为剧本须经允许，但不改编成剧本而直接开演却是不须经过允许的。

未来这个故事可能会进行商演。但不要担心，只要不涉及营利，你们就放心演自己的！

原则上不得涉及违背公序良俗及反动等内容。

毕竟这其实是个比较抽象的主旋律故事。

备注——关于这则文本是不是剧本：

这则文本显然不像剧本，它是一篇小说，但它又显然可以排成剧。

这么说吧，杂谈少女同学广泛涉猎游戏/戏剧/小说领域。比如其创作的文本《日出》就既做成了话剧投稿于鼓楼西高校剧团展演，又改编为视觉小说游戏准备上架 Steam，而这则文本本身看着却特别像小说。因此，或许这则文本的确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戏剧性文本，但它的确是可以存在和应用于剧场中的文本。最早该文本其实是归在青戏广场“别的区”的，因为我们相信一定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非传统的剧场文本（然而我们并没有收到那么多），所以目前还是先归在长剧区 9 号哩。

我存在的明证

1

几声枪响后，街上一片寂静。

街对面巷口的队长用手势示意我离开我这一侧的拐角，向街上挺进。

真的安全了吗？

我快速探头向街上看去。

似乎路面上没有人——至少到下个街口都没有。

在拐角后，我有些许迟疑。

两侧的楼体内也没有人吗？

“喂！”

一声略微愤怒的喊叫打破了这难得的寂静。

街对面的队长似乎在激动地比划着。

我感到后背被推了一下，有些突然。

“走啊！”身后的队友似乎低语道。

我再一次感到了推搡。这次我打了个踉跄，整个人都暴露在人行道上。

我顿时没反应过来。

有些恐惧。

还好街上并没有什么异常。

算了，冲吧。

身后的队友已经先行来到了街道上。

我跟在他后面，还有三个人跟在我后面。

我学着他，一会儿用枪指着街对面的楼体，一会儿用枪指着街前方。

街对面的队伍在队长的指挥下，似乎比我们这边要井井有条。

至少谁警戒建筑、谁警戒路面，看起来得到了分配。

这两列队形成的一支还算完整的战斗班组中，我是唯一一名第一次参加实战的新兵，而其他人——除了队长，也不过比我多那么一两次经历罢了。

行进到横在街上的几辆废弃的汽车附近后，队长下令我们在此警戒。

他带着他那边几名队员前出侦察。

不过在靠近汽车的一瞬，突然一声爆响——也许是绊发雷——离我较远的街对面的那几个人应声倒地。短暂的眩晕过后，只见一片狼藉。

“啊……呜——哈啊……”刚才还摆出不太那么标准的战术动作的队长，此刻只剩下半个身子。下半身被炸成了焦糊的肉块，下腹处拖着絮状的内脏，粘连在地上。他呻吟着。

炸弹的威力并不大，以至于那几个人中除过存活下来的人和队长之外，其他的似乎都留了全尸。

尘土散去，我竟闻到了些许烤肉的糊味。

没忍住，我当即吐了一地。

我们所有人都陷入顿时的惊颤之中。

兀的一声枪响，我旁边的一名队友应声倒地。

颈动脉飙起的鲜血溅上了我的装具。

躲！

我们其他人连滚带爬躲到那些废弃的汽车后面，甚至来不及检查有没有别的爆炸物。

“接敌！”终于有谁意识到这一点，出于形式大喊了一声。

我蜷缩在汽车后面，能够看到几名队友正撩起枪朝街面上扫射。

可是那里并没有人啊。

又是几声异样的枪响，当越来越多的人倒下，我终于意识到废弃汽车这一遮蔽物并不足以承担起掩体的作用。

敌人究竟在哪？

这个问题无法解决。

我抱着枪，根本不敢探出一点脑袋去观察周围。

就连旁边的队友对我挥手，也是过了许久方才看见。

不，不一定过了很久。只是在这和无形的敌人的交火中，时间的尺度被拉长了许多。

枪声、子弹的弹跳声以及无数的咒骂在我耳边回响。

终于，当顿时的寂静不再成为下一个远处枪声的信号，而成为我方火力宣泄的前奏时，我们终于赢得一丝喘息的机会。

但显然这短暂的胜利并不属于我们。我们甚至不知道敌人在哪。只是敌人心生怜悯——或者在为下一场突袭进行准备。

喘了几口气，并把头盔扶正后，一旁的队友略微直起身子，想要把倒在一旁路面上的负伤的另一名队友拉到汽车所能遮蔽的范围之内。

只是他刚伸出手，寂静再次被打破。

不是枪声，而是汽车背后、我们前方的十字路口处，传来引擎轰鸣的声音。

我们不约而同地顾不及危险，略微探出头向街面看去。

一辆轻型运兵装甲车出现在十字路口的正中。

转管机枪塔正在旋转。

“跑！”不知道谁这么喊。

反坦克炮根本没有被使用，而是直接被扔在了地上。

几名队友就那么丢盔弃甲、连同地上负伤的队友一块丢掉，拔腿便向反方向跑去。

这样不是很蠢吗？

目标那么大！

如我所料，转管机枪瞬间倾泻无数火力，还没来得及尖叫，那些士兵便化为了血雾。

只有我和较远处的一名队友尚且存活。

但预计也将成为那机枪下的亡魂。

枪声持续轰鸣，子弹穿透锈迹斑驳的汽车。

眼下能够活下去的办法只有一个。

——明明有可以体系化打击的武器，为什么不用呢？我常常这样想。

如果敌人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对我们用那样的手段，那我们这些身处一线的新兵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在此填线呢？

还有更好的办法吧？

那名队友替我做出了回答。

他丢掉枪，举起双手，站了起来。

原本以为转管机枪依旧会将他打成筛子，但出乎意料，射击停止了。

我透过缝隙看去，装甲车上下来几名士兵，似乎是想要将我那名队友俘虏。

我的战斗生涯也该就此结束了吧。

我丢下步枪，也打算站起来举手投降。

忽然一声爆响，眼前队友所在的地方发生了爆炸。

我只觉得有什么黏糊的东西溅到脸上，随后双腿一软，倒在地上。

破片插满了身前。

有的插进了防弹插板，有的插进了头盔，还有的插进了肉里。

好在没有插进脑袋。
剧痛后知后觉。
我逐渐失去意识。
恍惚中，只听见激烈的交火。
在我再也无力睁开双眼的前一刻，似乎有谁来到了我的面前。
有人来救我了——我那样想。
些许欣慰过后，顿觉无以复加的恐惧与空虚——
我要上战场了。

2

睁开双眼，眼前是陌生的天花板。
不，连天花板都算不上。铁架上吊着电灯。应该是帐篷。
我可能在野战医院里。
坐起来费了些劲，就像得完感冒一样。胳膊麻麻的，应该是打过针吧。除此之外，头不疼、口不渴，就连身上的衣服还是在战场上穿的那件，除了背心里的防弹插板和弹匣不见了外，别的没有什么不同。对了，手枪快拔套放在一旁的床头柜上，只是枪不在里面。
我不知道我现在在哪、现在几日几刻、我的武器去了哪，但我知道自己姑且算得上一个健康的活人。
带上枪套，我走出帐篷，这帐篷里只有我一个人。
可这里——这里是哪？
抬头望去，并非苍蓝的天空，而是无比高远的钢铁吊顶。
可以看到吊车的吊臂悬在空中，正是数个吊臂上悬挂的巨物射出刺眼的强光。
我明明身处室内，却宛如沐浴在阳光之中。
低下头，只看见自己走在犹如战争沙场般的土地上。
这样的土地一直延伸到很远。
我一直向前走，逐渐走过了几片不知干什么用、并不能挡住人去路的孤零零的铁栅网。
而后，在这土地的尽头，沙土与水泥地的交界处，我看到一棵枯树。
树枝上挂着旧式皮质枪套。
枪套里塞着一把不怎么配套的手枪。
那是我的手枪。
我从那枪套里把枪取出来，枪套依旧挂在树上。
检查弹匣。
关上保险。
拉动套筒、上膛。
我将枪对准前方。
对准那空空如也、一片孤寂的前方。
我扣动扳机。
“砰！”
哑弹。
如枪响一般，头顶那些巨大的射灯关闭了光照。
“拍摄结束！”不知从哪传出的声音回荡在这穹顶之下。
我拉动套筒，排出哑弹，打开保险，把枪插进我自己的枪套里。
一辆吉普车向我驶来。

车上下来一名军官，看样子军衔应该比我大，即便我并不能看懂军衔。
在摄影机的镜头前，我们俩互敬军礼。
“我代表全反抗军，授予你‘一级战斗英雄’勋章。”他说。
我接受授勋。
在车上，我问那名军官，我什么时候返回前线。
他笑道：“你可是战斗英雄！休假一周。”
我松了口气。
随后，大门打开，车子驶出摄影棚，我终于沐浴在货真价实的阳光之下。山下是繁华的都市。
军官递给我一张公交卡。
“去市里逛逛。”他说。
我很想回家。
“那里是敌占区。”他又说。
于是我只好搭乘公交车去市里。可是去哪里呢？
去市中心吧，我想。可是，这座城市会不会多中心呢？我该去哪个中心呢？我在山上向下望去，CBD的天际线一眼望不到边界。我又想，也许我应该先知道现在几点。然而我没有戴表。
算了，先上车，随便问个人时间吧。
“哎，等等，把枪给我。”军官叫住了我。
“哦，对。”不能带枪进城里。
于是我把枪递给军官，只留个空的枪套耷拉着。
随后我坐上了公交车，可车上除过司机只有我一个人。
“现在几点？”我问司机师傅。他只是无视了我。
沿着山路向下，公交车一直开到市里。
坐到哪就是哪，我想。于是当我终于看到有乘客上车时，我便下了车。
随便找个路人问问时间吧，我想。可人们都走得太快，我根本叫不到任何一个人。幸好我发现这里还不算偏远。在这处广场的四周，尽是玻璃幕墙，尽是LED显示屏。
于是，我抬头环顾四周，希望能在LED屏上看到时间。
随后，我看到了无数个我。
LED大荧幕上是我。
街边橱窗里售卖的电视中也是我。
无论我走到哪，都有我的身影。
那虚无缥缈的我拖着病痛的躯体，一路穿过铁丝网，在枯树上夺回武器后，向敌人发起孤独且英勇的攻击。
可我清楚地意识到，那真正的我，于屏幕中的“我”而言，不过是从头到尾置身事外。
一股莫名的恐惧油然而生。
我想要逃离，然而无数快速地走在路上的行人阻碍了我的去路。
他们忙忙碌碌，无不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可却形成了一堵无比团结的集体的壁垒。
他们没有注意到电子荧幕中那虚假的我。
也没有人留意人群之中孤独的真实的我。
他们仅仅是忙碌着自己的事情，便将我忽视、又将我淹没了。
我只得在人群中寻得一丝夹缝，将那佩戴着勋章的胸膛挺得再难以昂扬——才得以逆着人群慢步前进。

然而我早就知道，不管我走多远，总会碰到绵延的人群，不管我走到哪，总是无法逃离那电子荧幕中的我。

这是我头一次想要回到战场上，尽管我只上过一次战场。

我已经不再是上战场之前的我了，我对那时的我一无所知。

我已经忘记了我是如何从人群中逃离。

回过神来，我只是身着戎装，坐在一条冷清巷子里的墙边。

头顶上的空调外机滴答滴答滴着凝水。

旁边的垃圾桶底污水横流。

在城市的背面，我得以享受些许暂时的宁静。似乎我天生便不爱热闹。

回头审视自我，只觉得自己在这城市中，并未感到半点真情实意的快乐。

当军官告诉我可以休假时，我真的有感受到一瞬的快乐吗？

当我来到繁华地带时，我真的有感受到一瞬的震撼吗？

透过橱窗，可以看到饭馆里欢声笑语的年轻人。

穿过灌丛，可以看到公园里嬉戏打闹的孩子们。

与朋友们逛街的年轻女孩。快步行走的上班族。出了车祸的老人。蹦蹦跳跳的学生。

这身边经过的、瞬息万变的喜怒哀乐，于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

当我冷静下来，我只觉得我对这城市以及那脑海里的战场，都感不到一丝的波澜。

我无比落寞，心中俨然有着巨大的空洞需要弥补——然而奈我如何思忖，都想不明白那空虚的根源在何处。

我只得自暴自弃地坐在墙边。

直到听到脚步声靠近，我才终于动了动身子，扭头向右边看去。

深巷中，阴影之外，阳光照亮了那人半个身子。

那是一位身着深蓝色风衣外套，红色针织打底衫几乎及裙长的黑发少女。

“战斗英雄？”

她问道。

我点了点头。

随后她咧嘴一笑，吊着嘴角说：“那就去吃饭，吃饱了再想！”

我有些不解，然后意识到自己的肚子“咕嘟”叫了几声。

3

不知为何，跟她在一起，我便不会对人群感到恐惧。也许是因为在她面前我难以胡思乱想，难以去深入地纠结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事情。

“好吃吗？”她双手托着脸，在我正对面微笑地看着我。

咽下这一口后，我稍微停顿了一下，回答道：“……还不错。”

“还不错？这家餐厅可是榜上有名呢。”

“可是，该怎么说呢……我自己常日里不怎么去想好不好吃这类事。所以一时不知道什么算得上好吃。”

“就是自己吃的时候会感到愉悦。”

“那其实和自己吃什么关系不太大吧。非要说好吃的话我觉得街头小吃好吃。”

“那是你平常什么都不缺，所以才对日常的生活不怎么敏感吧？”

怎么可能！

“缺，我什么都缺！但是……不是所有人们对生活都抱有近乎偏执的追求吧。我当然会做很多美梦，但说实话，有或没有，又有什么所谓呢？生活无所谓，有比生活更为重要的东西。”

“什么？什么比生活更重要？”

“……”我忽然又感到一阵落寞。

“其实我很有钱。”她突然说道。

“嗯？”

“所以你这顿饭我请了。”

“那怎么能行？”我摸向自己的裤兜，随后意识到自己身无分文。

她笑了。

我一把抓住自己胸前那枚勋章，递给她。

“这是干什么！”

“我总不能白白吃了这顿饭吧。”

“勋章你还是留着吧。”

我一时着急，说道：“这勋章对我也没什么意义！”

“这勋章对我也没有任何意义！”她一改先前的笑颜。她似乎生气了。但很快，她就平静下来。

“我请你吃饭不需要理由。你白白吃了这顿饭也不需要理由。就像我们俩的相遇般不需要理由。”她说。

“……继续吃吧。”她紧接着说。

随后在她的注视下，我吃完了这盘不知道什么名字的高档菜肴。

一直到结账，我们俩都没有再说一句话。我以为我们要就此分别。

“如果觉得欠下了人情，就再陪陪我吧。”出店门时，她说，“陪我说说话。”

我跟她向不知道什么地方走去。依旧有人群阻碍了去路，但跟着她，我很轻松地穿过了人群。到处都在播放我的事迹，但我并没有注意到那些虚假的影片。

“你为什么要去打仗？”走在路上，她问。

“为了正义……”我的声音愈来愈小。我自己都觉得没底气。

“——我也不知道。”我补充道。“自然而然？总之回过神来就已经在战场上了。说没后悔也倒不是，总之全程都很恍惚。一切都在不知道怎么中度过。表面上看起来一切都理所当然，但如若细想——一切都只会遁入认知之外。”

“正常。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受限于我们的认知能力。”她说。

我们沉默地走着。

过了一会儿，她又突然补充道：“也许语言和逻辑也有局限。”

她带我爬上一座大楼，在大楼的天台上可以俯瞰整座城市。

我忽然想起来什么，便问她：“现在几点？”

“谁知道呢。”她说。“很多事情其实都无所谓。丢掉就行了。”

“很多事我选不了。”我反驳道。

“虽然选择不了，但可以拒绝。”

“拒绝？怎么拒绝？我不想吃的东西摆在面前，但不吃就会死，我只能吃下去！”

“你完全可以不吃它。”

“那样会饿着。”

“那就饿着啊。”

“饿着就会死！”

“那就死了呗。”

“啊？”

她笑了。

“说笑的。当然不能死了。没什么比活着更为重要了！”她说。“只不过，倘若不这么

极端的话，人是完全可以忍的。”

我不知道能不能忍。我只知道那天我亲眼看到了很多人死掉。

我俯瞰着这座城市。前线的战事仿佛同这片繁华没有一点关系。

“这就是你们所谓‘守护’着的这座城市。”她说。“风景怎么样？”

说实话，我不太能感受得到漂不漂亮。

“感觉和战前相比，怎么样？”她又问。

这我倒是知道。

“感觉……没有什么区别，至少从市民的生活上感觉没有什么区别。”

“当真？”

“非要说的话……反抗军夺取城市后，城市的官员不就自然换成了反抗军的头领了吗……还有就是，推行了新的政策。”

“新的什么政策？”

“就是……‘自由化’什么之类的。”

“市民的生活上感觉没什么区别吧？”

“没什么区别。”

“你对吃饭有什么想法吗？”

“……这种事情不是无所谓吗！”我有点不明白她想说什么。

“我很有钱。”她突然把先前说过的话再说了一遍。

“什么意思？”

“而你是‘战斗英雄’。”

“把话说明白点。”

“不能把话说明白了。”她微笑地侧过身子看着我。微风吹过，她抬手轻抚自己那飘散的黑发。“你没必要什么都知道，只要对我有种特殊的朦胧感就好了。”

“你有想过，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吗？”她问。

我没想过。我只知道自己心里的落寞又回来了。

“非要说有什么意义的话，应该是要去解决问题、打破现状吧。”我把反抗军里流行的话告诉她。

“很多问题在外人眼里是问题，但在局内人眼里也许并非问题。人们并不理解个中缘由，也并不清楚会产生什么后果。”

“那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呀！”我反驳道。

“并非真正不存在问题。”她说。“只是，有的问题真的在当下就能解决吗？真的是不想解决吗？”

我一时语塞。

“反抗军高喊着口号，推翻一切，于是促成什么实质的变化了吗？”

我不知道。

“你也看到了吧。市民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反抗军的头目坐上了官位。”她说。

“你也明白了吧。人们常说中间派可笑，可在十字路口，唯有向前才是康庄大道。”她说。

“你也清楚了吧。猛打方向只会冲出道路，向前轻打方向，即便痛苦且漫长，最终仍会抵达终点。”

“请看看远方吧！我们身处于洪流之中呀！”她说。

“即便这一切可能确实没有什么意义，即便意义不过是人为所赋予，即便市民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变化，可是我们的的确确存在于这里呀！”她说。

“可是，”她又回过头来苦笑地看向我，“我们又常常被世人那粗俗的社会所束缚，实在是不能随心所欲地做那高尚的事情啊。”

我心里好像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感到无比的释然与放松。

4

看见她裸背上的伤痕，我有些惊讶。

“被人打过？”我问。

“不止一次。”

“为什么？”

“我很有钱。”

“你干那种事？”

“不是你想的那样。但是……很像。”

我从床沿上站起来。我走到落地窗旁，俯瞰这城市的夜景。我忽然有种冲动，于是我摸向枪套，但枪套空荡荡，什么也没有。

“有时候我会突然想到伤心的事。”她说。

“什么事？”

“你想啊，假设你现在靠在落地窗上。突然窗户破了，你就那样掉了下去。”

我仔细想了想。

“有点可怕。”我说。

“对吧？突如其来的悲剧。不过，这需要两个人来达成。”

“什么意思？”

“比如说车祸。一辆大卡车毫无征兆碾死了一个人。必须得有个熟人之类的在旁边看见才行。死去的人是事件的载体，而旁边的人感受到了一瞬的悲痛无比的冲击。”

“为什么总是想这些事？”

“不为什么。就像止不住幻想自己的成功一样，幻想死亡。”

“你很消极？”

“那肯定不是。但是想法是止不住的。再怎么积极的人，总会有一瞬的消极的冲动。要是没有变化，那就不是人了。”

“你被打，是自己的不变还是冲动？”

“我又不是心甘情愿被打的。一开始还只是冲动……不过冲动与不变之间的界限渐渐模糊了。有时候我甚至觉得，痛楚会清晰地告诉我我存在于此。——要不要对我开一枪？”

“你果然很奇怪啊。”

“这有什么奇怪？把一切都当成理所当然就行了。”她脱掉了外衣，躺在床上。“怎么，不开枪吗？”

“我现在没枪。”

“那就上来吧。”

“我们常常被世人那高尚的道德要求所束缚，不能随心所欲地做低俗下流之事。”我说。不过我还是躺上去了。但我也仅仅只是躺在那里。

“白天……你说的那些话，我想了想，还是觉得不对。”我说。

“哪里不对？”

“无数的压力袭来，如果不猛打方向，就逃不掉了。”

“也许吧。不过，在此时此刻，我们只需要沉着向前。”

“此时此刻？”

“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而是现在。”

.....

我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她很快就睡着了。我又感受到强烈的空虚。我平躺着，一晚没睡。直到天亮，她睁开双眼。

“你也刚醒？”她问。

“我没睡。”

“不困吗？”

“困，但我可以忍。”

“为什么要忍？”

“没有理由，当作理所当然就行了。”

她笑了。

“我告诉你一件事吧。”她边穿衣服边说。

“什么事？”

“你那天在前线，我看见了。”

“看见了？在哪？”

“前线啊。”

“你在战场上？”

“闲得慌，散散步嘛。”

“你不要命了？”

“怕什么？”

“不怕死？”

“死就死了呗。——啊，不过我不能死。”

“你都看见什么了？”

“炸弹。那些绊发雷不是‘敌人’安装的。”

“那是谁？”

“反抗军。他们装的。让你们去送死。然后拍视频，谴责‘敌人’。”

“真的假的？”

“还能骗你不成？不然为什么援军那么快到？”

“他们怎么能这么做！”

“批判的武器比武器本身好用得多。不然反抗军为什么能成军？”

“明明有重武器，却让我们去送死……”

“因为根本没有必要推进战线。只消几个帖子，几个视频，‘敌人’自然就会瓦解。”

“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我很有钱。”又是这句话。“走吧？”

“不……”我突然感觉到有些困。我躺下来，闭上眼睛。

等到再睁开眼时，她已经不见了。

离开酒店，一辆车停在我面前。

“请上车，前线战事紧张。”司机摇下车窗对我说。

车向山上开去。透过车窗，我看到LED荧幕上不再播放我的事迹。即便远处依稀传来几声爆响，但城市繁华依旧。

在摄影棚，昨天那名军官把我的武器悉数交还。

“你留在摄影棚不走吗？”上卡车前，我问。

“摄影棚就是我的前线。”他说。

随后我和众多士兵一起乘卡车前往前线营地。

5

很多人说，营地里有一只幽灵徘徊。我原本对这样的事情不感兴趣，但意识到所谓反抗军和我那微弱且朦胧的意志并不道合后，我便渐渐对战斗之外的事情提起了兴趣。

先前和那少女的相处，并没有使我内心充实。眼下失去了名为“战斗”的意义，我只好寻找别的事物充实我自己。

一日，我再次在传闻中幽灵出现的地方徘徊。那是前线指挥官阁下的营房附近。我终于听到了些许悲凄又放浪的叫声。恐惧促使着我想要快步离开，但好奇又使我想一探究竟。我此时终于理解少女的话语。这种刺激感使我意识到我确切存在于此。

绕开警卫，我偷摸溜进营房。随后看到几名军官——夹杂着指挥官，正抽打着什么。不知是不忍心还是什么，总之我没有看清。

“我很有钱。”我想起她的话。

“怎么，不开枪吗？”她这么对我说过。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我心想。

随后我拔枪把那几名军官都打死了。我放下了被吊起来的、满身伤痕的、浑身赤裸的少女。

“为什么你在这儿？”我问。

“我总是在这儿。”她笑着说。

空虚感一扫而尽，我给她披上衣服，拉着她的手，向营房外跑去。

守卫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便被我开枪打死了。这不是我第一次看见人死，也不是我第一次开枪，但却是我第一次杀人。不过，无关反抗军还是‘敌人’与否，我只是在做一件伟大的事。

我一路杀出去。没有子弹就捡别的枪。直到冲出关卡，前方再无阻拦。只要经过战区，便是成功。

“你要去‘敌占区’吗？”她问。

“我的父母在那边。”我说。

“那么，那边就不是‘敌占区’了。”

“同样，我也曾经只不过是‘叛军’罢了。”

我继续拉着她向前跑去。身后追兵不断。

“现在你该告诉我，你究竟是谁，又经历了些什么吧。”我问。

“留有谜团才好吧。”

“为什么这么执着，不愿告诉我？”

“怎么说呢？不觉得这种朦胧感很好吗？”

“很好吗？”

“不要想为什么。去感受它。”她说，“把这一切当作理所当然就行了。”

“你很有钱？”

“我很有钱！”

一路上回荡着我们的笑声。

几发炮弹在我们较近的地方爆开。

“且看！我们正置身于洪流之中！”她喊。

“没错！我们正切身存在于此！”我回应。

“向前方奔去吧！胜利就在前方！”她喊。

“即便向前方的意义是人为所赋予？”我问。

“人为的意义又怎样？”她反问。

“把这一切当作理所当然就行了！”我和她异口同声。

随后，追兵赶来，我干掉几个人后，她被剩下那人捉去当了人质。

“把枪放下。”那士兵勒住她的脖子，枪口对着我。

“放开她。”我举枪对准他。

“时间不多了。援兵马上就会到。”她说。俨然不像个人质，反倒是游刃有余。

“要不要对我开一枪？”她对我说。

“别乱动！”那士兵说。

“别毁气氛呀。”她说。

“怎么，不开枪吗？”她又说。

“不要去想为什么，去感受它。”她说。

“很多问题在外人眼里是问题，但在局内人眼里并非是问题。”她说。

“你只要对我有种特殊的朦胧感就好了。”她说。

“再怎么积极的人，总会有一瞬的消极的冲动。”她说。

“人是可以忍的。”她说。

“怎么，不开枪吗？”她说。

“请看看远方吧！我们身处于洪流之中啊！”她喊。

“向前方奔去吧！胜利就在前方！”她歇斯底里。

“把这一切都当成理所当然……就好了啊。”她低声哭泣。

随后，她抬起头来，直勾勾地盯着我。

然后她放声大笑起来。

没忍住，我也跟着她笑了起来。

“我很有钱。”她说。

我扣动扳机，她那赤裸的胴体上瞬间开了几个洞。勒住他的那名士兵，也几乎在同一瞬间便死去了。

我本该感到无比的悲痛与落寞，但不知为何，我感到十分充实。

打破需要两人达成的突如其来的悲剧十分简单。只要让悲剧为其中一人所故意造就便好。她便这样突然地死去了。

我把打空了弹匣的枪丢下。

事到如今，我已经不需要什么象征我存在的明证。

带着耷拉着的空枪套，我向‘敌占区’奔去。

（完）

2023. 04

作者简介：刘桦萧，男，03年生，陕西人，中央戏剧学院本科在读。曾任话剧《欲晓》《春夜再宴桃李园序》制作人、话剧《飞升》执行导演。小说《成人礼》、散文《暮》刊载于中国作家网。小说《我存在的明证》获第三届“文启杯”一等奖。

联系电话：15319095966

微信：zatanshaonv

QQ：1291511373

通讯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宏福中路4号